



为国尽忠，终身为业
一部弘扬民族气节的铁血军事小说

终身职业^上

周健良著

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乔治·巴顿





周健良 著 上

终身制

周健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身制职业.上 / 周健良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396-0

I. ①终…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2738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文学·军事小说

终身制职业 (上)

作 者: 周健良

责任编辑: 刘 佳

特约策划: 张应娜

特约编辑: 丁 健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封面设计: 刘 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677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5396-0

定 价: 3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序章.....	001		
第一章 偷渡.....	003	第十一章 诡道.....	103
第二章 重逢.....	009	第十二章 人才.....	120
第三章 复仇.....	016	第十三章 磨合.....	132
第四章 金矿.....	023	第十四章 专业.....	144
第五章 宿敌.....	030	第十五章 惊蛇.....	161
第六章 伐谋.....	041	第十六章 尖兵.....	173
第七章 超限.....	048	第十七章 假期.....	186
第八章 初战.....	062	第十八章 救援.....	200
第九章 反击.....	074	第十九章 粮草.....	213
第十章 手段.....	088	第二十章 圈套.....	234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险招.....	251	第二十九章 试剑.....	362
第二十二章 难题.....	269	第三十章 岁月.....	380
第二十三章 插曲.....	286	第三十一章 省亲.....	390
第二十四章 对垒.....	298	第三十二章 受命.....	417
第二十五章 针锋.....	310	第三十三章 逃离.....	427
第二十六章 邂逅.....	326	第三十四章 豪赌.....	447
第二十七章 娇兵.....	334	第三十五章 旧部.....	455
第二十八章 锤炼.....	342	第三十六章 潜行.....	466

序章



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
中国第七特种部队沙漠基地

全封闭的地下基地上层被防辐射、防红外扫描材料覆盖，不管是全天候军事侦察卫星，还是一些偶尔闯入的徒步旅行者，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资料图片上显示的，都只是一片普通的沙漠。

地下基地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几位身穿将官制服的中老年人隐藏在灯光的背面，传阅着手中的资料。他们身边，一个年轻的少校低声地汇报着：“20××年加入第七特种部队，兰州军区连续五年射击、格斗冠军，参加过四十九次各类行动，其中在20××年指挥两个突击小队，深入印度境内抓捕叛逃人员，20××年参与突击恐怖组织秘密基地，20××年协助俄罗斯内务部特种部队抓捕叛军首领，每次都是全身而退！曾经在新疆地区、怒江峡谷以及琼州海峡受训，属于全地形战斗人员，符合加入条件！”

十多盏聚光灯中央，一个身穿沙漠迷彩服、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男人笔直地站立在宽敞的屋子中央已经一小时了，身边细微的声音完全没有分散他的注意力，即使在聚光灯的直射下，他的眼睛也没有丝毫的躲闪。

佩戴少将军衔的朱祥家合上资料夹，用缺了无名指的左手托着下巴，摩挲着靠近喉结的一道伤疤。同样是特种部队出身的朱祥家，到了少将的位置，已经不可能再有升职的可能了。生死线上几度徘徊，给他留下了太多的伤口，看着这个和十多年前的自己极其相似的战士，朱祥家甚至怀疑，军事科学院的那些家伙是不是提取了自己的基因，复制了克隆人。

朱祥家亲自提起一箱子枪支零件，走到战士面前，猛地把零件倒了一地：“给你三分钟，把这些枪支组装起来。开始！”

扫了一眼满地的枪支零件，战士继续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一动不动：“报告！箱子里的零件可以组装一支AKC-47、一支MP2000冲锋枪、一支G11PDW无壳弹手枪和一支54式军用手枪，但AKC-47缺少复进簧，MP2000缺枪托，G11PDW和54式缺少弹夹，不可能完整组装！”

朱祥家满意地点点头，到底是经历过太多实战的专家啊，只是扫一眼就知道枪上面缺什么，而不是像那些擅长汇报表演或军事“演戏”的家伙，那么急于显露自己的能力！

“了解什么叫终身制职业吗？”

“了解！”

“加入前，你是否考虑清楚了？”

“是！”

“尽管如此，按照程序我将再次提醒你，一旦加入，除非死亡，你永远不可能退出！”

“我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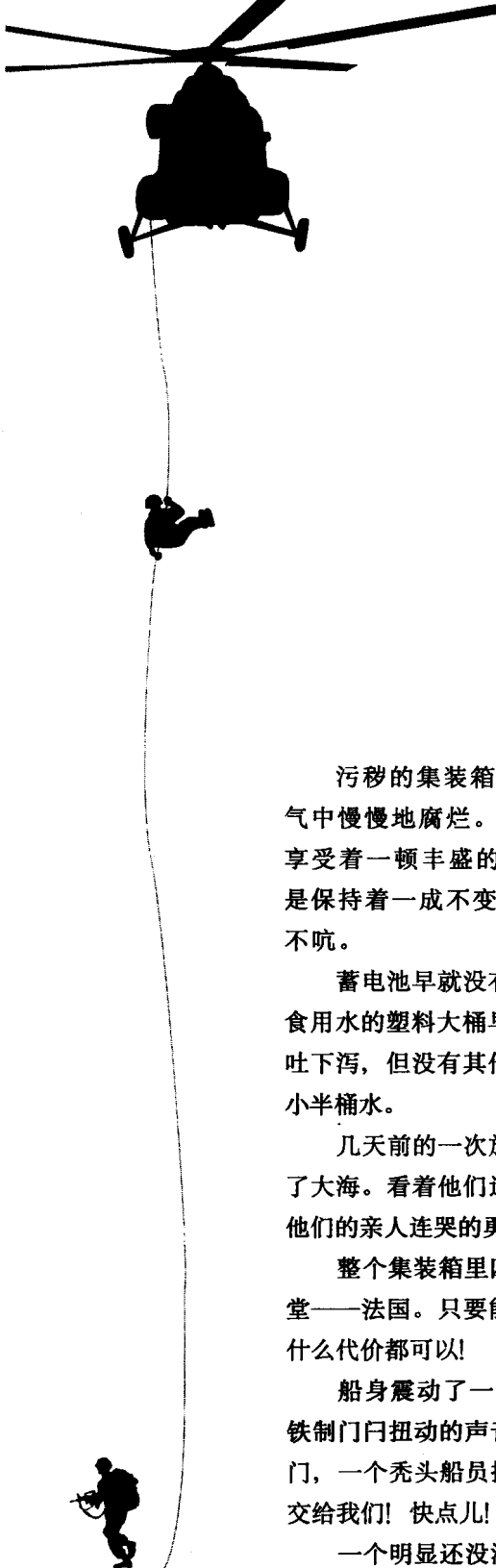
“那么，你做好一切准备了吗？”

“是！”

“最后的机会，你还可以反悔，你要放弃吗？”

“绝不！”

“欢迎你加入终身制职业者的行列，从现在起，你是个全新的人，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离开基地，去开始新的生活吧！”



第一章 偷渡

污秽的集装箱里弥漫着恶臭，已经有三个人死去，在炎热的天气中慢慢地腐烂。蛆虫在他们的眼眶、嘴角爬进爬出，兴高采烈地享受着一顿丰盛的美餐。两个女人有气无力地哭泣着，更多的人只是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姿势，像一具具会呼吸的尸体，在黑暗中一声不吭。

蓄电池早就没有任何作用，连照明的小灯泡都只发出昏红的光，装食用水的塑料大桶早就散发着一股腐败的气味，喝了这种水的人通通上吐下泻，但没有其他选择的人们，还是像对待宝贝那样对待着这仅剩的小半桶水。

几天前的一次放风，凶神恶煞的船员将两个奄奄一息的偷渡客扔进了大海。看着他们连挣扎的动作都没有就被不知名的生物拖到水面下，他们的亲人连哭的勇气都没有了！谁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自己？

整个集装箱里四十个人，几乎没有人奢望可以活着到达梦想中的天堂——法国。只要能够离开这个集装箱，结束这次死亡旅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船身震动了一下，集装箱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刺耳的铁制门门扭动的声音，几个手持雷鸣登霰弹枪的船员打开了集装箱的大门，一个秃头船员操着蹩脚的英语，吼叫着：“把你们的钱、首饰马上交给我们！快点儿！”

一个明显还没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偷渡客，摇晃着站了起来：“不是

给过你们钱了吗？我交了三万美元啊！怎么还要钱啊？到法国了吗？”

几个手持霰弹枪的船员狂笑起来：“到了，当然到了！不过，你们应该为法国最美丽的海岸缴纳一定的现金和首饰，否则你们恐怕要游泳上岸了。这个天气，水也不是很冷，不过水下的鲨鱼好像也喜欢在半夜享受晚餐！”

秃头船员看起来有点儿不耐烦了：“啰唆什么？快点儿拿出来！要不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

一番毫无意义的争抢后，偷渡客们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好几个人被枪托砸得头破血流，有的蜷缩在肮脏的集装箱地板上呕吐，随身携带的最后一点儿美元、首饰甚至硬币都没有被放过，连两个把钱塞进内裤的女人也被搜了个底朝天。看着手中寥寥无几的钞票和首饰，秃头船员一脸的懊丧：“妈的！这些黄种猪！穷鬼！垃圾！”

海面上猛地亮起灯光，高音喇叭尖厉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我们是法国移民局检查官员！前面的船只马上停下接受检查！”

乱成一团的偷渡客和船员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秃头船员大声喊叫着：“把他们扔进海里！马上扔下去！要不我们就完了，我可不想为了这些人蛇去蹲监狱，那太可怕了！”

身高力大的船员们抓住一个个仓皇躲藏的偷渡客，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扔下海。几个在甲板和舷梯上乱窜的偷渡客被霰弹枪打得凌空飞起，重重地落进漆黑的海里，溅起带血的浪花。

秃头船员喘息着把集装箱里的第四具尸体拖了出来，他大声地诅咒着该死的移民局、死在集装箱里的人蛇，当他拖到这具尸体时不觉一愣，这个看起来相当健壮的家伙竟然比刚才的尸体轻多了！秃头一边嘀咕着，一边奋力地将尸体拖到船舷旁，打算一脚把尸体踹到海里，可踹出的一脚竟然落空了，那具尸体坐了起来，瞪着血红的眼睛死死盯住秃头！

秃头吓得当场跪下了，他狂乱地抓着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声音颤抖着祷告仁慈的天父不要抛弃他的灵魂，不要让恶魔吞噬了自己的心灵。直到这具“尸体”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利落地跳进大海里，秃头才瘫软在甲板上，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干这勾当了。东方古国真是太可怕了，尸体居然还会做游泳前的热身体操！

即使在盛夏，午夜的海水依然刺骨。落入海中的偷渡客们，还没来得及眺望一眼灯火辉煌的法国海岸，身边就涌来一个个带着腥味的巨浪，有人惊恐地喊叫着：“鲨鱼！是鲨鱼！”

号叫声中，不少人再也没有露出海面，越来越多的刀状背鳍在偷渡客落水的地方出现。幸存者们拼命地向海岸方向游去，但人数在不断地减少，最终，海面恢复了平静。

法国敦刻尔克港海事记录：2×××年9月11日，一艘注册国籍为西班牙的大型集装箱货运船，搭载四十名偷渡客，在敦刻尔克港外为逃避检查，强行将偷渡人员抛入海中，造成

所有偷渡人员死亡!

忠心耿耿的英国管家舒尔茨开始为小主人的情况担心了，从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美丽的儒勒小姐就再没有离开过游艇的客房，即使是最简单的端茶倒水也一定要亲力亲为，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那个莫名其妙被游艇撞伤的亚洲人。

刚刚拿到游艇驾驶执照的儒勒小姐，夜游敦刻尔克港的壮举还没有开始，就有不好的征兆：先是出港时把停泊在相邻船位的游艇撞了个大花脸，然后是螺旋桨被一张奇怪的破渔网给缠住，最后就是一条鲨鱼猛地从漆黑的大海跃上了游艇的前甲板。站在驾驶位置的儒勒小姐当时就吓得瘫倒在地。经历过“二战”洗礼的舒尔茨二话不说，掏出腋下的那把老鲁格手枪一阵狂射，等鲨鱼不动弹了，才发现鲨鱼旁边还有个近乎赤裸的人，手里死死地攥着一把捅进鲨鱼脊背的古怪军刀!

随船医生马上为儒勒小姐和那个奇怪的男人做了检查。儒勒小姐只是受到惊吓，并没有什么大碍。但那个近乎赤裸的男人，肋骨断了三根，全身上下几乎被铤刀般的鲨鱼皮蹭了个遍，再加上严重的脱水和营养不良，几乎和死人没有区别。

按照舒尔茨的想法，应该马上把这个人交给港口警察，可任性的儒勒小姐不知道怎么了，非要把这个奇怪的男人留在身边，还天天伺候着他。舒尔茨摇摇头，心里暗暗叹息，该死的法国浪漫情结啊。

残留的意识好像在提醒自己，仍然在与鲨鱼搏斗。逐渐从痛苦和疲劳中苏醒过来的男人，第一个念头就是反手一刀，好像碰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然后又陷入昏迷中。迷迷糊糊中，好像有人给自己喂一些东西，很怪的味道，像是来自家乡的茉莉花茶，淡淡的芳香沁人心脾。

更多的时候是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自已痛苦的脊背，经常有一首怪怪的歌在耳边响起，不像是自己习惯的吴依软语，也不是兄弟们那天南海北的口音，是英语还是法语？好像还掺杂着一些德语在中间捣乱？是什么歌，是什么？

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的终身制职业者，有的已经年过四旬，有的比自己还要年轻，可都不存在了!

终身制职业者计划被取消，负责计划的朱祥家少将被捕，其他几个高级军官被终身囚禁，所有的终身制职业者被清除!

漫天的血影刀光，轻快的机枪点射，还有爆破手雷的轰鸣，一个个倒下的赤手空拳的同僚，还有自己最后看到的那双眼睛，尽管蒙着面罩，可自己仍然知道是那双眼睛故意放过了自己!

蛰伏在肮脏的小旅馆养伤，艰辛的偷渡旅程，在海轮上刺眼的探照灯光中最后的跳跃，还有鲨鱼! 鲨鱼! 鲨鱼!

猛地翻身坐起的男人让守候在他身边的儒勒小姐再次花容失色，而舒尔茨更是一把拽

出了片刻不离身的鲁格手枪。好像在看一部东方电影，儒勒看着这个几乎死去的男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把将舒尔茨按倒在地，飞快地从舒尔茨手中抢走了枪，顶在舒尔茨的后脑勺上。儒勒惊恐地喊道：“不要！不要伤害舒尔茨先生。”

伤痕累累的男人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慢慢地放开了舒尔茨，而那把舒尔茨视若生命的鲁格手枪，在他的手中一通搓揉，重新回复到了零件状态。舒尔茨揉着脖子站了起来：“中国人？”

男人慢慢坐下，刚才剧烈的活动让还没有完全愈合的肋骨钻心般作痛，他拿起桌子上的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半杯：“你怎么知道？”

舒尔茨苦笑说道：“只有中国功夫才会让我像这样无法抵挡。我的教官是上海租界的英国总巡长，他专门训练过我们，不少刑讯方法就是他在中国学的，说实话，有的方式并不很体面，但相当有效！你脖子上的项链坠饰好像是中国的女神，叫观音对吗？”

男人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那么你呢？姓是标准的德国姓，手枪也是德国鲁格手枪，应该有年头了，但保养得相当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上海的那个英国人训练的是MI5（英国陆军情报五局）的人吧？这里是法国，你是间谍？”

舒尔茨耸耸肩：“应该说是退役的间谍，大战后就退役了，现在只是个管家兼保镖，一个被别人按倒在主人面前的蹩脚保镖！”

一直插不上话的儒勒小姐，对面前的男人无视自己感到相当气愤。不管怎么说，在敦刻尔克的社交场合，自己从来都是聚会的中心和亮点，可面前的这个中国男人，也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吧！难道是自己刚才惊慌的表现太失礼了？儒勒尽量使自己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先生，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我们也会尽力的。”

男人抬眼看了看儒勒，含糊地说道：“我叫鬼龙！”

儒勒眨巴着美丽的蓝眼睛：“奎尔德·龙？你怎么会有个法国名字？你不会和奎尔德家族有什么关系吧？”

舒尔茨活动着酸痛脖子：“小姐，看来这位来自中国的绅士，好像选择了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来到法国，现在我们该把这位尊敬的先生送到哪儿？警察局还是移民局？我想，我们不该再惹任何麻烦了！”

鬼龙慢慢地站起身：“我来法国，不过是想有一个谋生的地方，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我深表感谢！现在请你们把我的刀还给我，如果可以，请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法国外籍军团的报名处？”

舒尔茨轻蔑地笑了：“你想加入外籍军团？也就是说，你要加入法国国籍？看来外籍军团最近很吃香啊，不管什么人都想去碰碰运气！可惜，外籍军团的报名处在巴黎，从敦刻尔克到巴黎可不是徒步旅行就可以到达的。你没有合法的身份，无法找到工作，看来你的确给自己出了道难题！”

舒尔茨的挖苦和嘲笑显得相当刺耳，但鬼龙毫无办法。如果不是人家收留了自己，给

自己良好的治疗，那自己早就是海上的一缕冤魂，最好的结果也是在移民局或警察局的班房里了。

看着舒尔茨拿来自己的衣物和虎牙D80军刀，鬼龙仔细地在裤子的口袋里翻找着，仅有的几百美元已经不知去向，连缝在裤腿中的那本制造精良的法国假护照也遗落在海中了！

现在的自己，没身份、没钱，甚至没有一件可以遮体的衣服！

抱着最后的希望，鬼龙拿起船上的电话，拨通了那个刻在脑海深处的电话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一个欢快的声音问道：“你好，这里是北京餐馆，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

“您好，请问中国的王得胜先生在吗？”

“王？他早就辞职不干了。请问有什么事吗？”

“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他离开前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挂上电话，鬼龙苦笑着重新坐下来，看来运气真的不在自己这一边。尽管儒勒小姐一再挽留，但天刚黑下来，鬼龙就穿着一身儒勒小姐送给他的海员服离开了游艇，走向拥挤的码头。

喧嚣的码头上，聚满了水手和游客。作为“二战”中著名的“发电机计划”的撤离港口，前来凭吊故地的老兵和向往这一奇迹之地的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让这个原本靠航运起家的港口城市，有了些旅游胜地的样貌。

船坞的栈桥下，不少人聚集在一起吵闹着、叫喊着，观赏五美元一场的打斗。没有规则，任何人只要愿意参加，就可以上场搏斗。一个瘸腿的黑人在卖力地喊叫着：“谁愿意和秃头杰克打一场？谁愿意上来？只要坚持五分钟，就可以得到十美元！如果打倒杰克，就可以获得五十美元！”

精力过剩的水手们，挥舞着红酒瓶子在为上场的人助威，不少人开始在瘸腿的黑人手下中下注。秃头杰克咆哮着，袒露上身，举起双臂展示着他发达的肌肉。连续五场搏斗并没有让他感到一丝疲惫，战败者的鲜血和呻吟反倒刺激得他双眼通红！

鬼龙摸摸自己空空的口袋，走上前去，拍拍瘸腿黑人的肩膀：“我可以试试吗？”

忙得不可开交的黑人，转头打量了一下鬼龙：“你？杰克会把你给吃了！闪一边去！”

鬼龙从脖子上取下项链：“我用这个下注买我自己赢，输了你拿走！”

看着手中在灯光下发出翠绿光彩的坠饰，瘸腿黑人一把拉过鬼龙：“叫什么名字？”

“奎尔德·龙！”

瘸腿黑人几乎是用踢的方式将鬼龙推到场地中间，他扯开嗓门喊叫道：“来自东方的奎尔德·龙挑战秃头杰克！赶紧下注，机会难得啊！快点儿，今夜最后一场搏斗啊！”

看着身材和秃头杰克完全不成比例的鬼龙，几乎所有的水手都把手中的钞票押在秃头

杰克身上，不少人甚至想把最后一枚硬币都赌上。

赔率一赔一的秃头杰克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赌注，而鬼龙的赔率从一赔三上升到一赔七，仍是无人问津。越来越多的人吼叫着催促比赛开始，很多人好像已经看见鬼龙在秃头杰克面前呻吟呼号了。

瘸腿黑人一边收钱，一边打着偷溜的主意。秃头杰克起码超过三百磅，而面前的东方人顶多也就一百五十磅，根本不在一个级别，几乎没有人买他赢，按这个赔率，自己还不赔死啊？

看着手里的钞票已经超过了三千美元，瘸腿黑人一转身就想往人缝里钻，可还没等钻进去，就被几个水手牢牢地按住了：“小子，别想溜！比赛还没完呢！”

瘸腿黑人眼前一黑，三千美元啊，一赔一的话，自己从哪里才能再找到三千啊？

看着面前的东方人，秃头杰克狂笑着举起双手，大喊：“来吧小子！来爸爸这里！哈哈，你断奶了吗？”

观众鼓噪着，为秃头杰克呐喊助威，而秃头杰克也嚣张地绕场游走，甚至把整个背部暴露在鬼龙面前！他看到人群中一个有着硕大胸脯的女人正狂热地为自己加油，更是得意地从人群中抓过那个女人，狠狠地把自已的大嘴凑上去。

借着这个短暂的间隙，鬼龙稍稍活动了一下身体，肋骨还是有些疼，双手因为长时间的束缚也有些不太灵活了，但对付一个靠蛮力取胜的家伙还是绰绰有余的。看着秃头杰克狂笑着向自己走来，鬼龙飞起一脚，直接踢在秃头杰克的裤裆上。

秃头杰克那充满雄性气息的大笑立刻变成了尖厉的哀号，硕大的身躯蜷缩起来，双手死死地捂住裆部，在落满烟头的地上扭曲着。围观的水手们忘记了呐喊，拿着酒瓶子，呆呆地看着秃头杰克和鬼龙发愣！

原本应该激烈的打斗，在一秒钟内就结束了。每一个观战的人都意犹未尽，静默了片刻，各种口音的法语、英语和葡萄牙语轰然响起：

“怎么啦，杰克，昨天晚上你干吗了？”

“嘿，小子，你用的什么狗屁招数啊？让我来和你玩玩！”

“别走啊宝贝，咱们试试怎么样？”

鬼龙从呆住的黑人手中一把抓过项链，重新戴上，看着瘸腿黑人依旧傻乎乎地看着自己，鬼龙轻轻地拍拍他的脸：“给我钱！”

瘸腿黑人猛地抓住鬼龙的胳膊：“嘿，兄弟！咱们发财了，知道你赢了多少吗？三千，三千美元啊！你是个幸运儿，宝贝，一个LUCK BOY！做职业拳手吧，我来当你的经纪人，我们会发财，我们会名扬世界的！”

鬼龙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肋骨，慢慢地从黑人的手中抽出自己的胳膊：“我的钱！”



第二章 重逢

拿到自己的那一份钱，鬼龙飞快地甩开了瘸腿黑人的纠缠，找了间看起来比较干净的小旅馆住下。鬼龙侧躺在那张吱嘎作响的弹簧床上，扑鼻而来的霉味和各种奇怪味道让鬼龙怎么也睡不着。美元的作用让破败的小旅馆的老板亲切地接待了鬼龙，甚至相当殷勤地介绍起特别服务。当鬼龙用二十美元换取一支劣等的大麻时，旅馆老板甚至咬着牙，用蹩脚的中文来了句：“恭喜发财。”

肋骨的伤痛，在吸食大麻后稍微减轻了一些。随之而来的那种眩晕，几乎让鬼龙感觉自己就在丽兹酒店的高级套房里。不知道是哪个女明星在临死前说的，此生愿长住丽兹。这真是扯淡，旅馆再好，哪儿有家的感觉啊。鬼龙身上的钱还可以在这里住到伤势痊愈，但没有护照，的确是个问题，即使想加入法国外籍雇佣军团也需要一份护照。鬼龙在大麻的作用下渐渐睡去，枕边的虎牙D80闪耀着冷冷的光芒。

也许是大麻的作用，也许是晕厥，直到日上三竿，鬼龙才摇晃着从楼梯上走下来。旅馆老板马上殷勤地迎了上来：“午安。您需要什么吗？大麻、可卡因，还是一个标准的法国美女？”

鬼龙摇晃着尚未完全清醒的脑袋，躲着老板身上浓重的体臭：“我想在这里长期住下去，仔细欣赏一下海港风光。但我现在有一会儿小麻烦，我的护照只能在这里待上一星期，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搞到一份合法的身份证明文件吗？”

旅馆老板眯缝着眼睛，右手三根手指搓动着：“先生，您知道我是



个守法的生意人，一向不结交闲杂人等，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看在您慷慨的分儿上，我也许能帮上一点儿小忙，或许一百美元就能让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人……”

鬼龙冷冷地将三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扔在了旅馆老板的手中：“就这么多，告诉我地址。”

旅馆老板打量着鬼龙结实的肌肉，知趣地开口了：“您是个爽快人，先生。码头区太子街十九号找斯派克，就说是绿眼睛杰米介绍您去的。他收费公道，手艺也过得去。”等等老板唠叨完，鬼龙已经跨出了小旅馆的大门。

花了整整两百美元，等了五小时，一份写着鬼龙名字的中国护照终于摆在了他面前。即使鬼龙并不是伪造证件的专家，一眼看去也能看出这本护照的粗劣。但没办法，码头区最好的伪造者只有这样的水平，更何况他也没有太多的钱花在伪造护照上了。

码头区的小巷里，满地垃圾混合着咸腥的海风，散发出一股恶臭。几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酒吧里，不时传出打斗的喧闹。朋克音乐夹杂在隐隐传来的汽笛声中，显得不伦不类。刚到旅馆门口，一个粗壮的男人几乎撞到鬼龙身上，他灵活地一侧身，敏捷地闪开了。突如其来的剧烈动作牵动了肋骨上的伤，疼痛让他猛地抽了一口凉气。

匆匆走出来的男人明显带有东欧血统，深邃的蓝眼睛和线条坚硬的下巴，勾勒出一副强硬面容，裸露的左臂上有一个彩色盾形文身，下面还有一条醒目的伤疤，看得出是用锋利的刀削出来的。他口中喷出的洋葱味，几乎把鬼龙熏了个跟头。

东欧男人猛地抓住鬼龙，喊叫起来：“嘿，你是NO.1。我记得你，我是阿廖沙，你还认识我吗？你怎么也在法国啊？中国军队不要你了吗？”

鬼龙一怔，眼前的大个子是自己在联合行动中认识的，他是俄罗斯内务部特种部队的成员。鬼龙知道，他曾经是信号旗部队的战士，他怎么也在法国？

从阿廖沙的俄式熊抱中钻出来，鬼龙的肋骨又开始隐隐作痛，对身材相对矮小的鬼龙来说，俄罗斯人的熊抱说好听的那是兄弟般的亲热，说不好听的就是合法谋杀。几乎是踮着脚，鬼龙拍了拍阿廖沙的头顶，那块巨大的半月形伤疤让阿廖沙成了个半秃子。在遥远的法国见到曾经一起战斗的朋友，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吧。鬼龙亲热地打着招呼：“大个子，你怎么不在你的内务部当少校了？跑法国来干什么？”

阿廖沙揉揉自己的大蒜鼻子：“用你们中国话说，一言难尽。找个酒吧，我们好好喝一杯吧，然后再慢慢聊。”

走了好几条街，总算找了家相对安静的酒吧。坐在角落的桌子旁，阿廖沙一口气灌下一瓶美国产伏特加，摇晃着脑袋，抱怨道：“该死的美国佬，把上等的伏特加变成娘儿们的饮料了。”

低沉的音乐声中，两个人都安静下来。在特种部队待久了，即使曾经生死与共的朋友，也很自觉地不去追究对方的隐私，尤其是两个特种兵军官为什么会出现在远离自己家乡的法国，为什么会在这个破败的小酒吧里重逢？

音乐声中，两人觥筹交错，几乎让鬼龙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的描述：破庙

荒宅，寂寞高手，相逢一笑，共饮江湖。一人三瓶烈酒下肚，鬼龙与阿廖沙几乎同时说出了一句话：“打算去哪儿？”

两人都笑了，为了彼此的默契，尽管不是同一个国度的子民，但同行间的相似、相知，还是那样的让人感动。放下手中空空的酒杯，鬼龙慢慢掏出了那本粗糙的护照：“我打算去法国外籍兵团碰碰运气，这辈子已经习惯了在军营中生活，离开军队，我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该干什么。仔细想想，我们所学的东西，在和平环境中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连养活自己都难。”

已经带着七分醉意的阿廖沙一把抓过鬼龙的护照，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半天：“嘿，NO.1，我知道你这护照是假的，可也假得太离谱了吧！应该是码头区的斯派克为你做的，花了两百美元？垃圾，这绝对是垃圾！你是NO.1，中国军队中的NO.1，不该去法国人的军团效力，来我的军团吧。我的军团有很多特种部队的朋友，有很多钱，还有战斗，勇敢的战斗。”

阿廖沙激动地挥舞着的手臂，嘴里开始唱起哥萨克骑兵的战歌。整个酒馆的人都惊讶地放下了酒杯，欣赏着阿廖沙粗放的演唱。

鬼龙一脸尴尬地坐在阿廖沙身边，恨不得举起一块告示牌：我不认识他。鬼龙刚刚到手的护照在阿廖沙的熊掌中变成了一团破纸，最后连这团破纸都被扔进了酒吧外的阴沟里。被阿廖沙连推带拉的鬼龙只好从小旅馆里搬了出来，再次走过几条街道，来到了阿廖沙口中的大本营。

这是一幢在法国很少见到的老式哥特风格的建筑，夹杂在充满工业气息的建筑群中，显得不伦不类。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一间宽大的停车房，花园应该很久没人打理了，丛生的杂草和常春藤覆盖了大部分雕像。车库门前的水泥路面倒是相当干净，好像经常有车辆出入。三楼的每扇窗户几乎都亮着灯光，但没有一点儿声音透露出来。

看到摇头晃脑的阿廖沙差点儿撞在自动打开的大门上，鬼龙知道，这哥们儿今天喝高了。出乎鬼龙意料，在安静的一楼大厅里居然或躺或坐的歪着十几个人，有的在破旧的沙发上打着呼噜，有的翻阅着手中的杂志，还有的百无聊赖地在擦拭着手中的刀具。最奇怪的是有一个瘦小的家伙居然全裸着，拿着个解码机蹲在大厅角落的一个保险柜旁边，起劲地嘟囔着什么。

一个斜身侧踢，阿廖沙翘起着用脚关上了大门。斜躺在沙发上的一个红发男子懒洋洋地说道：“阿廖沙，这个月我们已经修理过两次大门了，拜托你用手关门好吗？要不就像日本仔那样从窗户和屋顶进出。”

吊灯上突然蹦下来一个穿着黑色夜行衣的家伙，背上斜插着一把日本刀，戴面罩头套，全套忍者的打扮，几乎让人以为在拍古装剧：“八嘎，你个德国佬再唠叨，我就杀了你。”

红发男人把手中的书一扔，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飞快地从身后抽出一把戈博博击刀，熟练地摆出了格斗架势：“日本仔，对于你求死的愿望，我乐于奉陪。”

看着身边的同伴们几乎没把自己当回事，阿廖沙几乎是吼叫着介绍鬼龙：“这是我的

朋友，中国军队的NO.1，他要加入我们。”

几个还清醒的家伙看了看阿廖沙：“你就算了吧。上次捡了个美国‘海豹’回来，结果发现他只是个‘海豹’里面做饭的，这次又捡了个中国厨子？希望他做饭的手艺能过得去。”

一身黑衣忍者打扮的家伙几乎贴到鬼龙的鼻子面前：“中国人，中国人不行，支……”

几乎没有几个人看清鬼龙任何动作，一身黑衣的日本人已经被鬼龙一个侧身冲撞顶飞出去，狠狠地撞在大厅长条桌上。大厅里的大部分人马上来了兴趣，纷纷叫喊着为双方助威。

丢足了面子的忍者，号叫着抽出背上的日本武士刀：“中国人，你竟敢偷袭我，八嘎雅路。”

鬼龙慢慢从背后抽出了虎牙D80，摆出了一个传统的格斗姿势，左脚脚尖向前，右脚横摆，左手曲肘竖立，右手中的虎牙D80紧贴着手腕：“我是中国人。”

静默了片刻，忍者猛地号叫一声，两个跨步靠近鬼龙，狭长的日本刀对准鬼龙的喉咙斜劈下来，带起一道尖啸的刀风。

鬼龙迅速向左转体，右手反手格挡开日本刀的劈砍，左手迅速在忍者暴露的腋窝神经丛上骤然发力，狠狠地敲击了一下，在忍者因为剧烈的疼痛收缩身体的同时，右腿的膝盖悄无声息地撞在忍者的裤裆部位。

遭受致命打击的忍者来回在地上翻滚着，腋窝挨的那一下子让他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而裤裆里被撞裂的睾丸所产生的剧痛，更加速了他的死亡。忍者倒在壁炉前，勉强挣扎了片刻，便不动了。鬼龙的声音仍然很低，但十分有力：“我是中国人。”

大厅里安静了一会儿，几个明显带有东欧血统的大个子轰然叫好，与忍者起了冲突的红发德国人率先走了过来：“你好，我叫赫尔曼，德国人，欢迎加入！很利落的动作啊！那家伙的肋骨和锁骨应该都断了吧？顺便说说，我也不喜欢那个日本仔。”

一个留着金色短发的俄罗斯人也提着酒瓶子走了过来：“嘿嘿，典型的中国军队招式，动作不大的腋窝下攻击和膝盖撞击。真搞不懂，你们是怎么用这么温柔的动作杀人的。我是库沙。”

在阿廖沙的大力推介下，大厅里的所有人都亲热地和鬼龙打着招呼，当然，也有几个超酷的家伙只是点头致意或干脆像是睡着了，动也不动。

阿廖沙给疲惫的鬼龙找了一个不错的房间，介绍了基本情况，总算从初见的兴奋和酒精中清醒过来，开始有条理地向鬼龙介绍这些古怪的家伙。

赫尔曼，德国人，以前是GSG9（德国第九边防大队）成员；温斯顿，英国人，SBS（英国特别舟艇中队）成员；所罗门，以色列人，野小子突击队狙击手；廖佳、库图涅夫和库沙都是OMON（联邦警察突击队）的成员，在退役后第一时间就被阿廖沙挖到了这里；还有几个是GIS（意大利特种部队）特别行动勤务组成员，也是在退役后被挖到了这